

[美]玛利·麦考赛



良人与传教士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食人者与传教士

〔美〕玛利·麦考赛著

冯之安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本书通过描绘一桩惊险的国际劫机事件，表现了西方世界所谓名流之间的猜疑、推理和智力较量，对当前西方频繁的劫持之风和恐怖主义做了发人深思的描写。

食人者与传教士

Shirenzhe yu Chuanjiaoshi

〔美〕玛利·麦考赛 著

冯 之 安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六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21,000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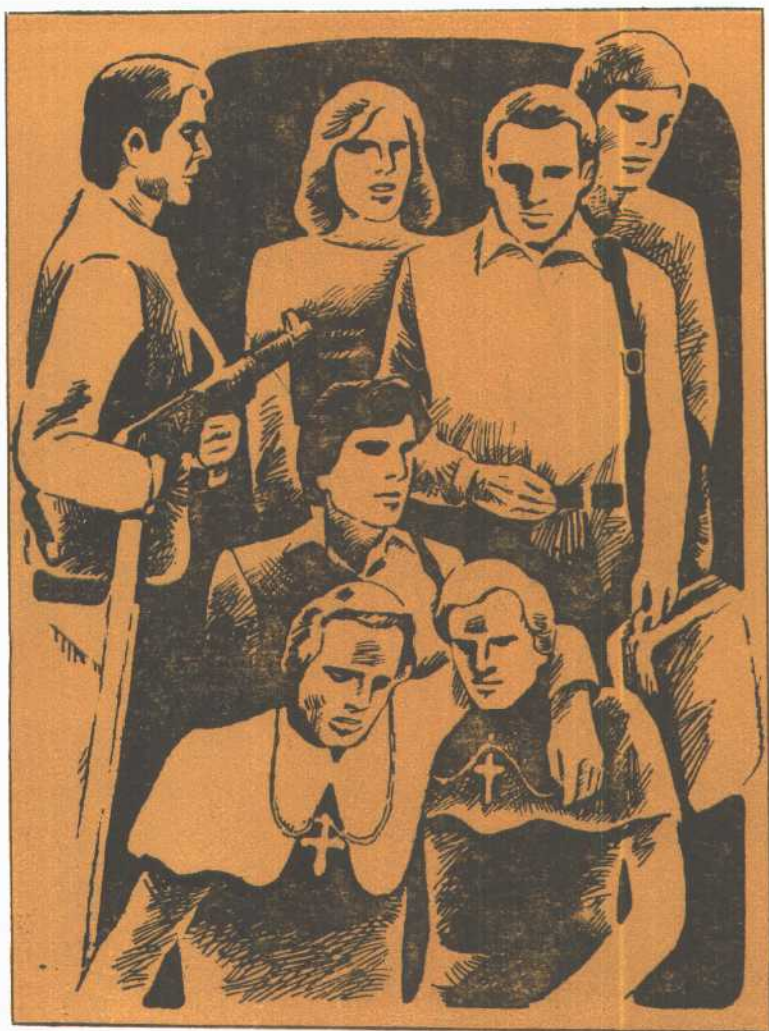
印数 1—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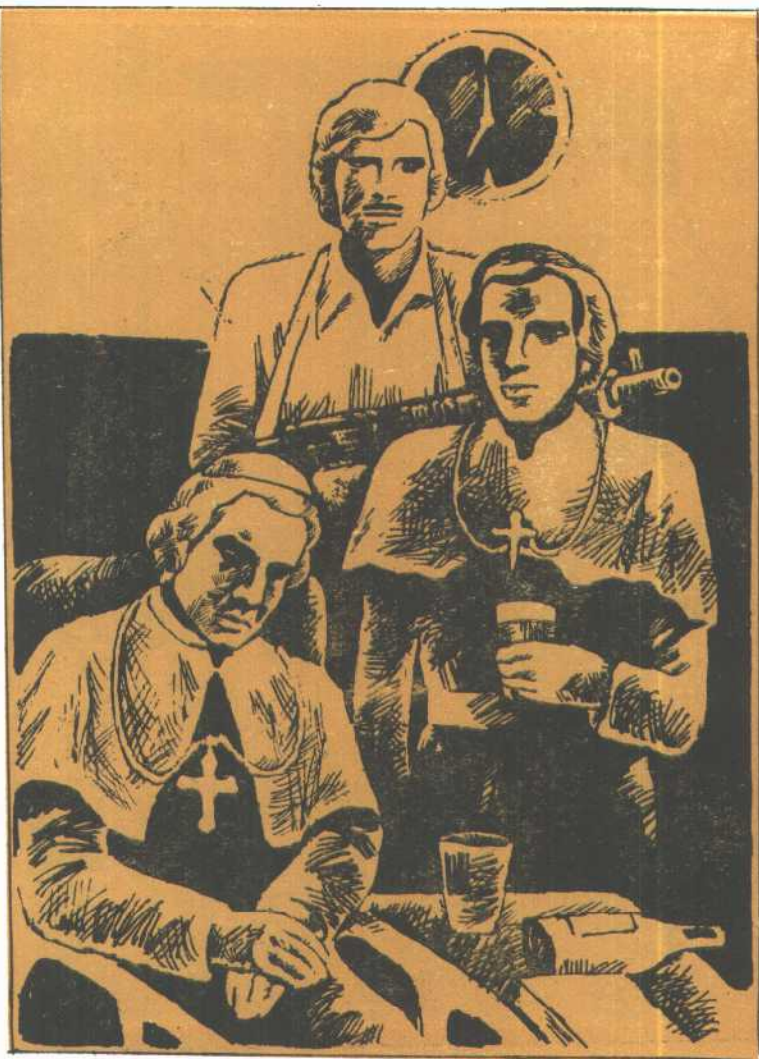
ISBN 7-5302-0089-5/I·89

定 价：2.20元









作 家 简 介

美国女作家玛利·麦考赛1912年生于西雅图，1933年自著名的范莎女子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文艺工作。1937至1945年为《党派评论》杂志写戏剧评论，一贯以文笔犀利著称；所写小说充满机智和辛辣的语言。现已出版17部著作，其中6部是长篇小说：

《绿洲》（1919），《冷眼旁观》（1950），《学士之林》（1952），《这个集团》（1963），《美国鸟群》（1971）和《食人者与传教士》（1979）

她是一位多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笔触所到牵涉方面极广；小说多以讽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偏向为主题。《食人者与传教士》是她近年在欧洲作学术活动中的结晶。她以自己的独特手法，利用一桩虚构的国际劫机事件，写出西方世界一批名流亲历其间的惊险场面、猜疑、推理和智力较量，对当前西方日益频繁的劫持之风，以及各方对理想主义、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论争与思潮，作出种种本能的表演；既诙谐又发人深思。

原文约有20余万字，今摘译有关劫持的部分介绍给读者。

主要人物介绍

(1) 美国波音客机经济舱乘客:

法兰克·巴勃牧师(纽约圣马太教堂“开明”主持人)。

奥格斯·赫尔勃主教(密苏里圣公会退休老人)。

爱丽·西蒙斯女士(年值五旬的未婚女校长)。

苏菲·威尔女士(年近30,未婚女记者)。

詹姆斯·卡莱参议员(美国民主自由派活动家,律师和前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

亨克·范弗里脱·代容议员(荷兰国会中间派,律师出身)。

亚尔契柏·卡迈隆教授(苏格兰籍的中东问题专家)。

维克多·朗兹专家(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兼中东问题教师)。

以上8人在伊朗海外学生组织的邀请下成立一个伊朗暴行调查委员会,前往德黑兰活动。

(2) 客机头等舱乘客:

玛格丽特·多尔普夫人(富有的收藏家,专购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画像)。

乔尼·拉姆斯巴登(美国200家大富翁之一,航海经商起家,收藏法国德加等游猎图)。

哈罗德·恰特威克夫妇(大商人兼古画收藏者,以8幅塞尚名画赎取夫妇2人的释放)。

亨利及海伦·鲍脱夫妇(收藏荷兰名画弗美尔“蓝色姑娘”及意大利名作)。

莉丽夫人及女儿贝尔小姐(收藏英国水彩风景画)。

却尔斯·谭纳特老头(古玩富商,年逾古稀,性好冒险)。

华伦（纽约美术馆馆长）。

埃迪与约翰（法国富家子弟，随华伦参加中东之游）。

以上12人经劫持队批准“赎身”释放。

（3）劫持队：（以出场先后分组排列）

阿拉伯小组——阿赫默德机枪手

侯赛因手榴弹手

尤索夫为叙利亚爆破手

德国小组——华尔纳为亚琛电台联络员

埃尔富兰女成员

豪斯特及卡洛斯男技术员

荷兰小组——吉罗姆为沙地俘掳营指挥员

格瑞脱为女指挥员

（4）其他：

被劫至沙地者（法航客机男女服务员各一，荷兰民航驾驶员二人）

伊朗学生——留美（萨特赫与阿赛德）

留法（穆汉默德）

荷兰美术馆专家——范代康普

(一)

早晨起来，纽约圣马太教堂的“开明”牧师，法兰克·巴勃和他的三子一女共进最后一次早餐。牧师太太海伦忙着侍候，一面又倾听着餐桌上一家人，为牧师即将飞往伊朗参加暴行调查委员会一事各抒己见。

次子约翰年仅16，最爱探讨各种问题，这时禁不住便问：“爸爸，您常教导我们不要干涉别人的内政，这回却学海外传教士到波斯去横插一杠，为的是什么？”

“你问得真好，约翰。可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没有时间来进行解释，我必须按时起飞了。”

“起飞也不妨碍回答问题呀，爸爸。波斯国王对臣民施行暴政是他们的历代习俗。反对党上了台也照旧执行。您的调查委员会是想推销西方民主吧？可是为什么偏偏选中波斯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到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也去调查一次吧。”

约翰的机智是一家的骄傲，因此他也是全家的宠儿，连牧师太太也不敢插嘴。牧师听了不禁心里也暗暗问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去波斯呢？不，人们现在都称之为伊朗了；我可不是去旅游观光的。

约翰的话还没有完，“说到底，国王根本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如果您真有心听听我的意见，我看您一向号称自由开明，这回您倒真有点儿刚愎入邪了。”

牧师笑逐颜开连忙跑过去拥抱着这个聪明机智的孩子。

“你说得太对了，约翰。完全正确，我就有点儿固执得入了魔。我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可这也是基督教徒的特性。基督耶稣就是刚愎入邪嘛。人人都这么认为，连他的12位门徒也这么想。”

老法兰克趁机对全家人一一拥抱作别，特别吻了怀孕四个月的妻子老海伦一下。长子小法兰克准备开车送牧师去机场，他原是继承父业的人，年龄虽值19岁，但条件似乎不够理想。

时针已指八时差一刻，孩子们围绕着父亲不放他走，小女儿海伦双臂抱住父亲的脖子说：“飞机不是要到10点钟才起飞吗？您去这么早干嘛？”

老牧师心里很明白，他们一家人很少有机会坐飞机旅行，可又常见报上登载飞机失事和被劫持的消息。约翰提出的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不想让父亲远走高飞而已，老法兰克的心境一贯平静自如，这时倒有些波动起来了。他想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老妻带着四个孤儿，还不算怀胎的那个，真有点儿不是滋味儿。正如哲学家常说的，拖儿带女的人早已把自己抵押给命运了，他只得清一下嗓门说道：

“我得去接老主教格斯一起走，你们忘了吗？”这一说提醒了大家，老主教已年逾80，妻室早亡，他是老法兰克事业的奠基人，现在还担任小法兰克的教父，并替他们的小女儿海伦施了洗礼和命了名。大家当即把牧师的简单行李装上汽车。他自己随身携带一只公文包，里面除了圣经，还有满满

两夹子有关“伊朗国内的违法酷刑和非人道事件”的材料；一些旅途读物和跟14岁的小儿子马太借来的一副望远镜等等。

这位牧师身材高大，浅黄的头发已呈花白，但看来仍很结实。除了参加丧礼和探望病友之外，经常面带笑容一团和气，好作聆听对方谈吐之状，实则两耳无时不竖听着外面世界的动静。尤其爱在群众场合挥手致意，从来不忘按时寄发贺信祝辞给教友们。今晨虽然略显心绪不宁，但在离开所住公寓登车之前，仍没忘记向守门的管理员和送货上门的男童行举手礼。

此次伊朗之行应该说是起因于这位奠基人奥格斯·赫尔勃主教，他虽已退休20多年，仍不断参加本教区的一些活动。那次礼拜天举行圣餐礼之后，一位名叫萨特赫的年轻伊朗教徒，听了老法兰克题为支持妇女解放事业的讲道，便候在教堂门口向他祝贺，并把一份签有奥格斯领衔的请愿书送到他手里，要求他支持。老法兰克那天的讲题原是禀承主教的意思，现在看到主教的名字高列前茅，当然乐意参加这件主持人道的行动。孰不知年轻人办事不周，奥格斯·赫尔勃的大名虽然排在请愿书头一位，本人却根本没弄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倒是排在下边的法兰克·巴勃的姓名又被用来动员老主教一起动身向伊朗进军。

法兰克·巴勃只记得那天浏览那份请愿书的名次，其中除了主教之外，还有一位颇具名望的法国神父，一位犹太教士，一位参议员，一位众议员和一批响当当的人物——他也想过格斯这等年纪为什么还热心于人道主义，但未挂个长途电话到主教的冬居问个明白便作出决定：既然老师出头主持公道，自己怎甘落后？他也轻率地签上姓名。他自己觉得多

年参加国际活动，一条不可欠缺的经验是，凡要赢得小地方的人心，必须挂上几个来头大的诱饵；要想笼络小民之心，须有名流打头阵。

事到如今，他便不再迟疑，反正飞一次伊朗又不需他出钱；总之这批阿拉伯青年从事组织工作，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看他们公文包里积累的剪报资料倒不少，可全是过期旧闻，而且都是法文的没有英文译本，要核对事实也难。每逢萨特赫来联系旅行事宜，这张名单总是变换不已，一忽儿法国神父汉斯堡便换了一位女子大学的校长；那位前首席检察官的名字时有时无；众议员根本不见了；参议员总算还顶在那里，可是具体姓名也换了。据说飞机到达巴黎以后，还有一位西班牙大神父和另外一些“欧洲名人”要加入行列。至于犹太教士威尔是否肯定参加，对方似乎还在犹豫中。因此老法兰克再三向萨特赫和那位时而露一面的另一位伊朗青年阿赛德强调：一个国际组织必须有相当的代表性。看来美国方面还要包括一名黑人牧师——例如居里·庞德，或是其他属于南方基督教会领袖的年轻牧师之一。可惜他和犹太教士威尔素昧平生，否则一定打电话去说服他参加此行；据说这位教士创建了革新圣殿但那是远在西部的丹佛城。

从他本人来说，他是偏爱这几个年轻伊朗人的，总想指导他们在组织工作上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例如委员们应当事先在纽约碰个头，谈一谈行动纲领等等。萨特赫和阿赛德都满腔热情地接受他的建议，可是老不付诸行动。最后，他只能随大流到飞机场见高低；万一美国教会方面只剩下赫尔勃主教和巴勃牧师二人，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他一贯是个乐天派，可是有一件事使他和主教难以放心。他们到了伊朗之后，如何能进国王的监狱或法庭去进

行调查呢？也许他们有个总计划不为他所知，不过既然要在巴黎住一夜，很可能有机会接见几位律师和法律顾问之流——萨特赫说是已邀请了一位比利时律师和一位牛津大学法律系的导师作顾问。可是听来，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中没有人考虑过他们也许根本不能在王国领土上着陆，要不然就是被驱逐出境或是无声无息地投入地牢。于是老法兰克便向伊朗青年提出这一问题，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可他又觉得奇怪，他们怎么知道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在双方的对话中又经常产生语言上的障碍，老法兰克有时竟怀疑他们是否听懂了他提出的问题，或是理解他的用意没有。为什么答案总是那么含混不清，似是而非呢？

他的儿子小法兰克在司机座上倒提过一个问题：“你们这个团体里有人会讲伊朗话吗？”做父亲的反应却是责怪儿子太不懂得外交策略，这种场合里何必发愁翻译问题。应当操心的倒是一切言行决不可干扰那位老主教的情绪，更不能向他老人家追问被人借用签名来鼓动此次进军的事。反正格斯最后已同意去伊朗了，何必又为这些细节大惊小怪呢，他现在不是已和主教同车前往肯尼迪机场，共同的目标是德黑兰吗？

主教侧耳细听小法兰克的提问，老法兰克则在暗自回忆萨特赫曾经说过已请到了一位剑桥大学会说阿拉伯土语的导师，不知怎么又换了个牛津大学的法律顾问。他只得回答道，“我也不很清楚，孩子。我想到了那儿找个译员不是什么难事吧。”主教倒比较警觉，一切警察国家的翻译等于是侦探和间谍，尽管老法兰克此行的目的是去寻找警察统治的依据。不料牧师大声喊道：“可以在美国大使馆找嘛。”老人听了连连点头称是，最后补充一句，“不妨通过教会找，法

兰基（教父对教子的昵称——译者）”

牧师至此十分自愧不如他老人家对教会忠诚。身为上帝的忠仆即使到伊斯兰社会里去，只要有基督徒必有教会团体，也自然能找到可靠的教徒来充当翻译，更不用说依赖他们进行调查，揭露体罚、酷刑、假审判和假借徒有其名的法律进行集体处决等等，萨特赫的剪报资料多半是事实无疑。而由教会圣职人员要求探狱访牢也是对方所不敢公然拒绝的事。他怎么事前就未想到这一点呢？现在趁儿子在身旁，为培养接班人也应当摆出一副为善不图报的姿态，毅然决然凭教会的力量打开国王的牢门，大踏步进去探访。想到这里他才服下一贴镇定剂，排除了旅途的不安，暂且不问前途如何。

他当然还不至于让内心的乐天感蒙蔽圣职人员应有的警觉性。国王的萨弗克(SAVAK)的秘密警察可不像纽约州立感化院的警卫人员那样彬彬有礼。后者对法兰克父子的探访很熟悉，一贯爱戏谑牧师父子并对他们手携的大量书报装作搜查的姿势，口中说：“敬畏的牧师，带了什么匕首武器之类吗？”手足却一动不动，恭候一边。可见天下的障眼法都是相似的，愈是面目不善的人（在纽约州立感化院里不乏其人），就愈有可能露出马脚。不管怎么说，谁都不敢拒圣职人员于门外，总得先让他们进门口；只要伸进一条腿去，底下的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囚徒们见到牧师总有办法诉怨说苦，即使牢卒在旁监视着也能递眼色打看手势，没有表达不了的委屈。就算已经进入了不信宗教的时代，罪犯总是畏惧上帝的惩罚而求助于上苍的，这决非一般教外人士所能理解。

牧师刚眯上眼，就快到机场了。他惊醒之际忽然记起，早餐时次子约翰放出来的那颗定时炸弹：暴行调查和教会会有什么相干？在繁琐的教会活动中，他一时还来不及考虑这个问题，正想趁空中旅行时和主教探讨一下。同时他又按老习惯，一有空便构思下星期天的讲道题材，看目前的形势不妨引用旧约圣经的约拿先知书，对教友们提出警告，防止不义之徒的种种措施，达到明哲保身的目的；当今上帝的旨意似乎是通过新闻专栏、报刊广告甚至电视形象来传达……教友们很理解这是指印度支那和南非的战争，再远些不妨联系（例如今天要去完成的特殊任务）那些至今还不被教友们所认识而被视作额外负担的活动……对那位年轻伊朗人自发的请求援助，究竟应不应该列入紧急任务之列？……牧师的头脑里布满疑虑，然而得不到上帝的灵感来解决。

进了机场一时又找不着搬运行李的服务员，而主教患有老年心脏病不能手提任何重物，这又增加了牧师对此行的不祥之感。幸而一切都顺利及时地解决了，他和老主教终于通过经济旅游入口，只见萨特赫孤零零一人在那里接待他们。整个国际委员会果然只剩下他和格斯两个人了吗？

（二）

候机室里有位名叫爱丽·西蒙斯的中年妇女在填法国航空公司的旅客登记表，其详尽繁琐确乎超出美国旅客的忍耐力。特别对爱丽女士这简直比民意测验还要使人头疼，譬如“住处”这一项，究竟应填她的故居并需纳居住税的阿肯色州，还是她现任璐茜·丝吉纳女子大学校长所在地的麻州？这一项不能轻视，因为牵涉到将来回国时的入口问题。可是转念一想，何必如此认真，出口表与日后的入口表真有人去核对